

## 楊雄《太玄》的寫作目的

### ——從楊雄的生平和學問的角度來考察

嘉瀨達男

#### 摘要

楊雄的《太玄》除了易學以外，<sup>1</sup>還運用了天文、曆學、聲律、陰陽、五行等術數學方面的知識。在其寫作《太玄》時，楊雄是個宮廷賦家。宮廷賦家為何用術數學知識寫作《太玄》呢？為了解決這個問題，我們可以參考下列敘述：有人問楊雄「《玄》何以作」時，他回答說：「其實則述」，又說：「草《太玄》，有以自守，泊如也」。我們認為這裡的「其實」就是《朱子語類》卷76裡所說的「典要」，其原文為「《易》『不可為典要』……揚雄《太玄》卻是可為典要。」《太玄》的「典要」就是集易學、天文、曆學、聲律、陰陽、五行等術數學知識而形成的《太玄》體系。如果我們的分析是正確的話，那麼還可以進一步推測《太玄》中更為重要的部分應該是以術數學為基礎所形成的《太玄》體系，而其卜筮書的性質可能是後來才被附加上去的。

---

\* 承蒙審查委員、主持人、討論人及與會者提供寶貴意見，筆者獲益匪淺。謹致謝悃。

<sup>1</sup> 楊雄之姓，有「楊」、「揚」兩說。本文據段玉裁：《經韻樓集》卷5〈書漢書楊雄傳後〉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第1435冊，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），頁1，採用「楊」字。但徵引文獻的書名和論文篇名不在此例。

## 一、《太玄》的問題

據《漢書·楊雄傳贊》，楊雄《太玄》是「以為經莫大於《易》」故「斟酌其本」而作的。其全文如下：

及莽篡位，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眾，雄復不侯，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，恬於勢利乃如是。實好古而樂道，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，以為經莫大於《易》，故作《太玄》；傳莫大於《論語》，作《法言》；史篇莫善於《倉頡》，作《訓纂》；箴莫善於《虞箴》，作州箴；賦莫深於《離騷》，反而廣之；辭莫麗於相如，作四賦；皆斟酌其本，相與放依而馳騁云。用心於內，不求於外，於時人皆習之；唯劉歆及范滂敬焉，而桓譚以為絕倫。<sup>2</sup>

班固在其撰寫的《漢書·楊雄傳贊》中所寫道的「以為經莫大於《易》，故作《太玄》」，這實際上是不太準確的。因為在根據《楊雄自序》所作的《漢書·楊雄傳》裡，楊雄說：

大潭思渾天，參摹而四分之，極於八十一。旁則三摹九据，極之七百二十九贊，亦自然之道也。故觀《易》者，見其卦而名之；觀玄者，數其畫而定之。玄首四重者，非卦也，數也。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曆之紀，九九大運，與天終始。故玄三方、九州、二十七部、八十一家、二百四十三表、七百二十九贊，分為三卷，曰一二三，與泰初歷相應，亦有顛項之曆焉。搯之以三策，關之以休咎，緝之以象類，播之以人事，文之以五行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知。無主無名，要合五經，苟非其事，文不虛生。<sup>3</sup>

楊雄在這裡說明了寫作《太玄》的來龍去脈，明確記述了《太玄》除《易》以外，還重視天文、數、陰陽、律曆、五行、道德仁義禮知、五經等知識。《太玄》的寫作目的不會只是「以為經莫大於《易》」而「斟酌其本」，也就是說，《太玄》儘管借用了《周易》體式，但其目的不可能僅僅局限於模仿《周易》。那麼楊雄作《太玄》還有什麼其他目的呢？本文將對該問題進行探討。

<sup>2</sup> 班固：《漢書·楊雄傳贊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2年），頁3583。

<sup>3</sup> 班固：《漢書·楊雄傳》，頁3575。

## 二、時人對《太玄》的嚴厲批評

楊雄完成《太玄》后，受到了來自時人的酷評。現在我們可以從一些評語中了解到當時世人對《太玄》所持的態度和評價。例如，《漢書·楊雄傳贊》評價楊雄作品說：「諸儒或譏以為雄非聖人而作經，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，蓋誅絕之罪也。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，其《法言》大行，而《玄》終不顯，然篇籍具存」。<sup>4</sup>該句表明當時的儒者將《法言》和《太玄》同視為「經」書的一種，他們認為楊雄仿效《論語》作《法言》，仿效《易經》作《太玄》這些行為，如同「僭號稱王」一樣，都犯有「蓋誅絕之罪」。《法言》和《太玄》確是「皆斟酌其本，相與放依而馳騁云」，但充其量也只不過是《法言》借用《論語》的口吻，《太玄》借用《周易》體式而已。筆者曾撰文探討過《法言》援用《論語》等經傳的句子和口吻，認為這是一種文章技法，即典故表現而已。<sup>5</sup>並且楊雄本人一次也未使用《經》這一字眼來稱《太玄》，是後世桓譚將其稱為《玄經》，王充將其稱為《太玄經》。<sup>6</sup>

又，楊雄寫《太玄》時早已料到模仿《易經》會受到非議。所以我們推斷《太玄》的寫作目的不只是模仿《易經》，應該另有其因。

## 三、《太玄》與《周易》的差異

為了弄清《太玄》的寫作目的，我們首先要探討《太玄》與《周易》有什麼異同之處。有關該問題，已有不少研究者做過分析，可據其分析討論《太玄》與《周易》的差異。<sup>7</sup>

《周易》以陰陽二爻三重有八卦，八卦相組合共有六十四卦，六十四卦各有卦辭。而《太玄》有天地人三畫，以三畫四重有八十一首，八十一首各有首辭。《周易》的爻、卦、卦辭和《太玄》的畫、首、首辭的關係基

<sup>4</sup> 班固：《漢書·楊雄傳贊》，頁 3585。

<sup>5</sup> [日]嘉瀨達男：《〈法言〉的表現：經書的援用和模倣》，《學林》36、37 號，（中國藝文研究會，2003 年）。原文為日文。

<sup>6</sup> 劉詔軍：《楊雄與〈太玄〉研究》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11 年），頁 68-69。

<sup>7</sup> [日]鈴木由次郎：《太玄易的研究》（東京：明德出版社，1964 年），頁 41-94。同：《漢易研究（增補改訂版）》（東京：明德出版社，1974 年），頁 392-430。[日]堀池信夫：《漢魏思想史研究》（東京：明治書院，1988 年），頁 169-212。鄭萬耕：《揚雄及其太玄》（臺北：藍燈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，1992 年），頁 47-103。[日]川原秀城：《中國的科學思想》（東京：創文社，1996 年），頁 196-234。[韓]辛賢：《漢易術數論研究》（東京：汲古書院，2002 年），頁 181-237。劉詔軍：《楊雄與〈太玄〉研究》，頁 145-317。解麗霞：《揚雄與漢代經學》（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2011 年），頁 45-125。馮樹勳：《揚雄的範式研究》（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，2015 年），頁 141-185。問永寧：《太玄與易學史存稿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17 年），頁 82-96。

本相同。但《太玄》未採用《周易》最根本的原則——陰陽二元，而是將其改為天地人三畫。這種改動已超出模仿的範圍，其目的是為了與年曆相組配，下文將探討《太玄》和年曆的關係。

《周易》六十四卦都有八爻辭和象辭，而《太玄》八十一首各有九贊和九測辭。因而《太玄》八十一首有七百二十九贊，以七百二十九贊和踦贊、贏贊，配三百六十五個晝夜。《太玄》採用三畫八十一首，使《太玄》與年曆相組配。楊雄將易學和曆學緊密聯繫在一起。另外，我們還可以從孟喜、京房的象數易說中看到有關易學和曆學的聯繫。《太玄》八十一首的排列從中首開始，這與孟喜、京房的卦氣說一致。這些事實表明楊雄《太玄》與年曆的組配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了孟喜、京房易說的影響。

《太玄》也借用了《周易》十翼的體式。具體來說，《太玄》中的〈攏〉〈瑩〉〈柷〉〈圖〉〈告〉五篇相當於《周易·繫辭傳》；《太玄·文》相當於〈文言傳〉；《太玄·數》相當於〈說卦傳〉；《太玄·衝》相當於〈序卦傳〉；《太玄·錯》相當於〈雜卦傳〉；《太玄·首》相當於〈彖傳〉；《太玄·測》相當於〈象〉。<sup>8</sup>

如此《太玄》與《周易》有不少相同之處，也有不少不同之處。相同之處主要為：《周易》爻、卦、卦辭、十翼和《太玄》畫、首、首辭、〈首〉〈測〉〈衝〉以下的解說部分在結構上一致，另外還有一點是，學者們一般認為《太玄》的多處文辭類似《周易》。不同之處為：《太玄》把陰陽二爻改為三畫，加上其七百二十九贊和踦贊、贏贊與年曆組配，這是《太玄》與《周易》最大的不同點。同時為了給七百二十九贊配上年曆，《太玄》還去掉了每首九贊和三畫四重的聯繫。畫、首和贊的關係相當於《周易》的爻、卦和卦辭的關係，但是《周易》是不允許爻、卦和卦辭之間毫無關聯的。

從占筮角度來看，《太玄》除了使用筮竹以外，還花費三百六十五個晝夜（用以占卜推斷的時間），於是《太玄》算命時運用重疊思維，進行複合占斷，缺少了《周易》中只用筮竹占卜這一貫性的特點。如此，《太玄》雖然確實是「以為經莫大於《易》」故「斟酌其本」而寫成的，但同時也有許多地方不同於《周易》。

加上，楊雄在《楊雄自序》中說明，《太玄》除《周易》以外，還重視「天文」、「數」、「陰陽」、「律曆」、「五行」、「道德仁義禮知」、「五經」等知識的融攝。其文說：「揷之以三策，關之以休咎，緝之以象類，播之以人事，文之以五行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知。無主無名，要合五經」。該句表明，《太玄》包括《周易》、「天文」、「數」、「陰陽」、「律曆」、「五行」、「道德

<sup>8</sup> 司馬光：〈說玄〉，收於司馬光：《太玄集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8年），頁5。

仁義禮知」、「五經」等諸多內容，特別要注意的是，據楊雄自述，《太玄》是「無主無名，要合五經」的著書，《太玄》內部有許多內容，不只是「以為經莫大於《易》」故「斟酌其本」而作的。由此看來，其「無主無名，要合五經」的方針是無法與「以為經莫大於《易》」故「斟酌其本」而寫作的方針相符的。如果楊雄是真心尊崇《易經》的話，是不會模仿並創作《太玄》的，而只會作《易經》的新注或新傳，比如像《京氏易傳》、《焦氏易林》的「楊氏易經傳」。但根本沒有楊氏作《易經》新注或新傳的痕跡，他只創作了一部《太玄》。因此筆者認為，《太玄》是借用《周易》體式，對《周易》作了改動，並攝入諸多領域的知識而創作的一種術數書。

#### 四、楊雄寫作《太玄》的動機<sup>9</sup>

首先考察一下楊氏為何借用了《周易》體式，卻要改動《周易》，又採用多種材料創作《太玄》的原因。上文敘述了楊雄仿效《易經》作《太玄》，「諸儒或譏以為雄非聖人而作經」，「斟酌其本，相與放依而馳騁云」而作《太玄》，實為「僭號稱王，蓋誅絕之罪」。又，我們認為楊雄早已預料到時人會如此批評，《太玄》的寫作目的除了模仿《易經》以外還另有其因。對此，《法言》有如下說明：

或曰：「經可損益歟。」曰：「《易》始八卦，而文王六十四，其益可知也。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春秋》，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乎，其益可知也。故夫道非天然，應時而造者，損益可知也。」〈問神〉<sup>10</sup>

這句話表明了楊雄對經書的看法。楊氏在「損益」（就是改動）經書時毫不猶豫，他認為《易經》的成書過程已有文王的改動，其他四經中也有孔子的改動。因此自己跟周文王、孔子一樣改動經書作《太玄》也是合情合理的。楊雄對《易經》的看法如下：

或問：「五經有辯乎。」曰：「惟五經為辯。說天者莫辯乎《易》，說事者莫辯乎《書》，說體者莫辯乎《禮》，說志者莫辯乎《詩》，說理者莫辯乎《春秋》。捨斯，辯亦小矣。」〈寡見〉<sup>11</sup>

對於這一章節，李軌有注曰：「惟變所適，應四時之宜」。李軌注文引自《周易·繫辭傳》和《文言傳》，汪榮寶義疏亦引上述兩傳。《繫辭傳》云：「《易》

<sup>9</sup> 關於楊雄寫作《太玄》的動機，徐復觀《增訂兩漢思想史·揚雄論究》有〈草玄的動機〉（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85年3版），頁475-478。

<sup>10</sup> 楊雄：《宋本揚子法言》（北京：國家圖書館出版社，2017年），頁143。

<sup>11</sup> 同上註，頁181。

之為書也不可遠，為道也屢遷，變動不居，周流六虛，上下無常，剛柔相易，不可為典要，唯變所適」，〈文言傳〉云：「與四時合其序」。<sup>12</sup>「說天者莫辯乎《易》」的意思是《易經》「為道婁遷，變動不居，周流六虛，上下無常，剛柔相易……唯變所適」，「與四時合其序」，因而「說天」為最能「辯析」（分辨、分析），最能「辯解」（辯駁解釋）的意思。

如上所述，楊雄雖然尊崇《易經》，但他同時也認為可以改《易經》而作新《易經》。那麼楊雄為何要作《太玄》呢？要弄清該問題，我們需要調查分析一下楊雄當時的想法。在《法言》中有人問《太玄》的寫作目的時，他這樣回答：

或曰：「述而不作，《玄》何以作。」曰：「其事則述，其書則作。」  
〈問神〉<sup>13</sup>

或曰：「《玄》何為。」曰：「為仁義。」曰：「孰不為仁。孰不為義。」曰：「勿雜也而已矣。」〈問神〉<sup>14</sup>

對於「其事則述，其書則作」，汪榮寶義疏說：「謂玄之義理亦述也，其文辭則作耳。自序云：『無主無名，要合五經。苟非其事，文不虛生。』所謂其事則述也」。<sup>15</sup>「其事則述，其書則作」之「其事」為「玄」，「其書」為《太玄》。楊雄又說「玄」「為仁義」，而沒有摻雜「仁」和「義」。該句類似於前文所提的《楊雄自序》中的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知。無主無名，要合五經」。其全文為「緝之以象類，播之以人事，文之以五行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知。無主無名，要合五經」。關於這段話筆者在前文中已作了說明，《太玄》包括《周易》、「天文」、「數」、「陰陽」、「律曆」、「五行」、「道德仁義禮知」、「五經」等不少知識。需要注意的是，《法言·問神》說的是「為仁義」作《太玄》的意思，不能將此誤解為《太玄》只有「仁義」。

## 五、「玄」的內涵

### （一）「玄」的意義

楊雄對「玄」之意，作了如下說明：

<sup>12</sup> 孔穎達：《周易正義》（《十三經注疏》本）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0年），〈繫辭〉頁89-90；〈文言〉，頁17。

<sup>13</sup> 楊雄：《宋本揚子法言》，頁151。

<sup>14</sup> 同上註，頁152。

<sup>15</sup> 汪榮寶：《法言義疏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年），頁166。

時雄方草《太玄》，有以自守，泊如也。《漢書·楊雄傳》<sup>16</sup>

為可為於可為之時；則從。……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；則凶。……故默然獨守吾《太玄》。《解詁》<sup>17</sup>

需要注意上述二句中的「守」字。楊雄「草《太玄》」後「自守」，「默然獨守」《太玄》。<sup>18</sup>楊雄說《太玄》是要「守」的書。那麼「守《太玄》」為何意，又該如何「守《太玄》」呢？是要依據《太玄》每日佔筮？還是要遵守《太玄》搭配的年曆來生活？今天我們已無法看到楊雄天天占筮或遵守《太玄曆》的痕跡。下面我們要看一下《太玄》本身是如何解釋「玄」的。

令曰：假太玄，假太玄孚貞，爰質所疑于神于靈。休則逢陽，星時數辭從；咎則逢陰，星時數辭違。〈數篇〉

馴乎，玄，渾行無窮正象天。陰陽坻參，以一陽乘一統，萬物資形。方州部家，三位疏成，曰陳其九九，以為數生。贊上群綱，乃綜乎名，八十一首，歲事成貞。〈玄首都序〉<sup>19</sup>

「令曰」表示「筮者之謙辭（范望注）」。對於「假太玄，假太玄孚貞，爰質所疑于神于靈」，范望注曰：「假借太玄信正之道，問己所疑之事於天地神靈也」。范望在數篇文章中提到「太玄」是「信正之道」。〈玄首都序〉中有「馴乎，玄，渾行無窮正象天」一句。范望說：「馴，順也。玄，天也。渾渾天之儀，渾淪而行也無窮，謂晝夜不休無窮已也。玄正取象於渾天，故言正象天也」。該句中范望說「玄」為天，玄「取象於渾天」、「象天也」。也就是說，范望認為「玄」是「道」亦是「天」。這種解釋最早見於桓譚《新論》一文中。桓譚對楊雄的評價極高：「揚子之書文義至深，而論不詭於聖人」《漢書·楊雄傳贊》。

揚雄作《玄書》，以為玄者，天也，道也，言聖賢制法作事，皆引天道以為本統，而因附屬萬類、王政、人事、法度。故宓義氏謂之《易》，老子謂之道，孔子謂之元，而揚雄謂之玄。《玄經》三篇，以紀天地人之道，立三體，有上中下，如《禹貢》之陳三品。三三而九，因以九九八十一，故為八十一卦。以四為數，數

<sup>16</sup> 班固：《漢書·楊雄傳》，頁 3565-3566。

<sup>17</sup> 同上註，頁 3573。

<sup>18</sup> 「太玄」可分兩種意思。一是書名，二是「偉大的玄」的意思。書名《太玄》意思就是「偉大的玄」，因此，本文中「太玄」基本上包括書名和「偉大的玄」這兩種意思。書名時用書名號標注。「玄」也以此類推。

<sup>19</sup> 揚雄：《太玄經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0年），〈數篇〉，頁 86；〈玄首都序〉，頁 4。

從一至四，重累變易，竟八十一而遍，不可損益。以三十五著揲之。《玄經》五千餘言，而《傳》十二篇也。《新論·正經》<sup>20</sup>

桓譚可謂是當時最能理解《太玄》的人，他又說：「《玄經》數百年外，其書必傳……必以《太玄》次五經也」。<sup>21</sup>即桓譚認為「玄」是「天也，道也」，「聖賢制法作事，皆引天道以為本統」，「宓義氏謂之《易》，老子謂之道，孔子謂之元，而揚雄謂之玄」。「玄」與《易經》、「道」、「元」一樣，是個「本統」。「本統」被「附屬萬類、王政、人事、法度」構成《易經》、「道」、「元」和「玄」，「本統」是《易經》、「道」、「元」、「玄」的基本原理。又〈楊雄傳〉所說「無主無名」的原理就是「玄」。「玄」被「揲之以三策，關之以休咎，緝之以象類，播之以人事，文之以五行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知」的。《漢書·楊雄傳》中說：「雄方草《太玄》，有以自守」，《解詁》說：「默然獨守吾《太玄》」，其意是否就是要「遵守」或「遵從」「玄」的基本原理呢？如此，楊雄作「玄」寫《太玄》，認為「玄」是《太玄》的基本原理。

## （二）《太玄》的典要

但是朱熹對楊雄的這一基本原理卻進行了辛辣的批評。朱熹把《太玄》的基本原理與《易經》的「典要」作以比較。

《易》「不可為典要」。《易》不是確定硬本子。揚雄《太玄》卻是可為典要。他排定三百五十四贊當晝，三百五十四贊當夜，晝底吉，夜底凶，吉之中又自分輕重，凶之中又自分輕重。《易》卻不然。有陽居陽爻而吉底，又有凶底；有陰居陰爻而吉底，又有凶底；有有應而吉底，有有應而凶底，是「不可為典要」之書也。是有那許多變，所以如此。<sup>22</sup>

朱子在此引《周易·繫辭下》中的「不可為典要」說《易經》「不是硬本子」。《易經》：「有陽居陽爻而吉底，又有凶底；有陰居陰爻而吉底，又有凶底；有有應而吉底，有有應而凶底」，即是陰陽吉凶不定而不會硬，「有那許多變」。「典要」這個詞出自《周易·繫辭下》：「易之為書也不可遠。為道也

<sup>20</sup> 朱謙之：《新輯本桓譚新論·正經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9年），頁40。

<sup>21</sup> 同上註，頁41。「王公子問：『揚子雲何人耶。』答曰：『才智開通，能入聖道，卓絕於眾，漢興以來未有此人也。』國師子駿曰：『何以言之。』答曰：『通才著書以百數，惟太史公為廣大，餘皆叢殘小論，不能比之，子雲所造《法言》、《太玄經》也，《玄經》數百年外，其書必傳，願譚不及見也。世咸尊古卑今，貴所聞，賤所見。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，故輕易之。老子其心玄遠，而與道合。若遇上好事，必以《太玄》次五經也。』」

<sup>22</sup> 黎靖德：《朱子語類》卷76，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6年），頁1956。



屢遷，變動不居，周流六虛。上下无常，剛柔相易，不可為典要。唯變所適。」韓康伯對於「上下无常……不可為典要」注曰：「不可立定準也」。<sup>23</sup>即「典要」為「定準」意，也就是固定不變的準則、標準。

與之相反，朱子說楊雄在《太玄》中「排定三百五十四贊當晝，三百五十四贊當夜，晝底吉，夜底凶，吉之中又自分輕重，凶之中又自分輕重」，將《太玄》作為「硬本子」。楊雄為典要，《太玄》不會有變化。<sup>24</sup>

日本九州大學名譽教授町田三郎（故人）在其《秦漢思想史的研究》一文中探討了《太玄》，關於朱子的上述批評，他表示同感，說「《太玄經》把對人類來說本來是不可預測的未來整理成以『玄』為中心的因果輪迴體系。其中不存在偶然、逆轉和飛躍，它是一個具有邏輯性的、決定論性的易占」，「而且也喪失了易占最本質的部分——神祕性」，最後下結論說《太玄》為典要，是其「《太玄經》的致命缺陷」。<sup>25</sup>

《太玄經》……在中國未得到廣泛閱讀。其中的原因可能在於：（該書）長久以來被視作難解之書，抑或因非聖人而作經遭到批評等。但正如後世朱子一語中所指的那樣，更為決定性的要因在於：原本《易》「不可為典要」，但《太玄》卻樹立了其典要和法則。《太玄經》把對人類來說本來是不可預測的未來整理成以「玄」為中心的因果輪迴體系。其中不存在偶然、逆轉和飛躍，它是一個具有邏輯性的、決定論性的易占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、在今時今日的我們看來，它不僅失去了妙趣，而且也喪失了易占最本質的部分——神祕性。這其實就是《太玄經》的致命缺陷。<sup>26</sup>

總之楊雄作「玄」寫《太玄》，「玄」是《太玄》基本原理，但《太玄》中存在的「典要（定準）」沒有朱子所說《易經》「那許多變」。另外，章學誠在《文史通義》中指出《太玄》改動了《周易》數理，譴責了楊雄妄改之罪。這也是在批評《太玄》改動《易經》基本原理。

<sup>23</sup> 孔穎達：《周易正義》，頁 89。

<sup>24</sup> 朱子評《太玄》又說：「揚雄《太玄》全模放《易》」。（黎靖德：《朱子語類》卷 65，頁 1617），「《太玄》之說，只是老莊。康節深取之者，以其書亦挨旁陰消長來說道理」（同上書，卷 67，頁 1674）。

<sup>25</sup> 日本大阪市立大學名譽教授本田濟：《易學》（京都：平樂寺書店，1960 年），頁 186。引用《朱子語類》卷 76 而說：「但退一步想，揚雄時代的易學者中主張《易》『不可為典要』的人到底有多少？孟喜、京房、易緯等這些前漢易學的主流學者都把《易》與天結合起來。把《易》與天的機械運行相結合，最後使得《易》變為宣揚因果必然論的著作。而繼承這一傳統的揚雄之作，變成這樣的形式，是其無法逃脫的命運。」

<sup>26</sup> 〔日〕町田三郎：《秦漢思想史的研究》（東京：創文社，1985 年），頁 332。

後儒擬《易》，則亦妄而不思之甚矣。彼其所謂理與數者，有以出《周易》之外邪。無以出之，而惟變其象數法式，以示與古不相襲焉。此王者宰制天下，作新耳目，殆如漢制所謂色黃數五，事與改正朔而易服色者為一例也。揚雄不知而作，則以九九八十一者，變其八八六十四矣。後代大儒，多稱許之，則以其數通於治曆，而著揲合其吉凶也。

夫數乃古今所共，凡明於曆學者，皆可推尋，豈必《太玄》而始合哉。著揲合其吉凶，則又陰陽自然之至理。誠之所至，探籌鑽瓦，皆可以知吉凶，何必支離其文，艱深其字，然後可以知吉凶乎。……

若夫六經，皆先王得位行道，經緯世宙之跡，而非托於空言。故以夫子之聖，猶且述而不作。如其不知妄作，不特有擬聖之嫌，抑且蹈於僭竊王章之罪也，可不慎歟。<sup>27</sup>

章學誠批評楊雄改動《周易》之數，「通於治曆，而著揲合其吉凶」。「通於治曆」是「（曆）數乃古今所共，凡明於曆學者，皆可推尋」，「著揲合其吉凶」是「陰陽自然之至理。誠之所至，探籌鑽瓦，皆可以知吉凶」。楊雄之罪相當於「改正朔而易服色者」，「有擬聖之嫌」，「蹈於僭竊王章之罪」。章學誠的批判與《漢書·楊雄傳贊》的「非聖人而作經，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」如出一轍。但不同的是，章氏明確指出《太玄》的問題在於對基本原理的改動。

我們在思考《太玄》的寫作目的時，「非聖人而作經」的問題仍然至關重要。楊雄為何「非聖人而作」《太玄》，改動《易經》基本原理？上面我們已分析過，(1) 楊氏對經書的「損益」，毫無猶豫（小文第四節），(2) 「其事則述」，就是有「玄」則述（小文第四節），(3) 「玄」為天和道，也是本統（小文第五節），(4) 楊雄「非聖人」改動《易經》的基本原理，並因此遭受諸儒批評。看來，對於楊雄而言，改動《易經》之基本原理而寫作《太玄》這件事本身，不存在什麼問題。那麼，最為核心的問題在於：楊雄在此情況下如何構思「玄」，寫成《太玄》一書？他又是從哪個部分開始寫《太玄》的？

## 六、《太玄》的執筆過程

我們在上文中已討論了楊雄有「玄」則述《太玄》，「玄」是在改動《易經》基本原理的基礎上而作的。關於改動的詳細情況已在第三節討論過。

<sup>27</sup> 章學誠：《文史通義校注·易教上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4年），頁2-3。

《太玄》把陰陽二爻改為三畫，《太玄》作出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和躋贊、羸贊組配年曆，同時為七百二十九贊配上年曆，《太玄》去掉每首九贊和三畫四重的聯繫。其中最大的改動是給《太玄》配上年曆。因而《太玄》用筮竹以外，還運用三百六十五個晝夜算命。《太玄》還重視「天文」、「數」、「陰陽」、「律曆」、「五行」、「道德仁義禮知」、「五經」，《太玄》主要在畫、首、贊等數理方面作了改動。而這些數理方面的改動，受到了朱子和章學誠嚴厲譴責。

如此，《太玄》這本著作的關鍵內容在於數理方面，那麼楊雄應該是從這個部分開始構思「玄」，作《太玄》的。《太玄》的數理部分是以天地人三畫、八十一首、七百二十九贊為中心。但《周易》的六十四卦和〈十翼〉的關係一樣，《太玄》在相當於〈十翼〉的部分中說明八十一首的數理構造。比如在相當於《周易·繫辭傳》的《太玄》〈攤〉〈瑩〉〈梲〉〈圖〉〈告〉篇中，相當於〈說卦傳〉的《太玄·數》中，都比較詳細地說明了八十一首的主要數理構造。需要注意的是，《周易·十翼》是完成上下經六十四卦之後，出於解說六十四卦的目的由後人寫下來的。但《太玄》並非如此，它由楊雄一人所寫，因此不用考慮類似於《周易》那樣上下經和〈十翼〉的先後關係的問題。

因此，楊雄不需要先寫八十一首、七百二十九贊的開頭部分，楊雄應該是先開始構思《太玄》的數理構造，同時又開始寫《太玄》〈攤〉〈瑩〉〈梲〉〈圖〉〈告〉等篇、《太玄·數》等解說八十一首的部分。當然八十一首和《太玄》〈攤〉〈瑩〉〈梲〉〈圖〉〈告〉、《太玄·數》是一體的。不過八十一首的卦名、七百二十九贊的贊辭都根據八十一首整體的數理構造，而且《楊雄自序》說《太玄》還利用了「天文」、「數」、「陰陽」、「律曆」、「五行」、「道德仁義禮知」、「五經」等知識，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必須要與這些內容相符。「天文」、「數」、「陰陽」、「律曆」、「五行」、「道德仁義禮知」、「五經」的構思在《太玄》〈攤〉〈瑩〉〈梲〉〈圖〉〈告〉、《太玄·數》等部分中也有說明。

總之，楊雄是先構思《太玄》〈攤〉〈瑩〉〈梲〉〈圖〉〈告〉、《太玄·數》等解說部分，然後寫下八十一首的卦名、七百二十九贊的贊辭，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。那麼，《太玄》一書的著眼點在《太玄》〈攤〉〈瑩〉〈梲〉〈圖〉〈告〉、《太玄·數》等解說部分，而不在於八十一首、七百二十九贊嗎？解說和首贊構成一個整體自不必說，不過，假如把《太玄》的結構分成三、八十一、七百二十九等由「數」形成的數理部分（包括將《太玄易》配上年曆的做法）和首辭、贊辭的占辭部分，並將兩者進行比較的話，我們可以發現：前者為《太玄》的骨幹，後者為枝節。在《太玄》中，占辭部分是枝節還是關鍵？這個問題，我們將在下面通過探討《太玄》與占筮的關係來作進一步的分析。

## 七、《太玄》與占筮

### (一)《太玄》的占例

楊雄在寫完《太玄》以後，是如何像《易經》一樣運用《太玄》於占筮時的呢？<sup>28</sup>楊雄之後用《太玄》占筮的人是多是少？通過調查，可以看到如下有關占筮的實例。

1 育而不苗者，吾家之童烏乎。九齡而與我玄文。《法言·問神》<sup>29</sup>

楊信字子烏，雄第二子，幼而明慧。雄筆玄經不會，子烏令作九數而得之。雄又疑《易》「羝羊觸藩」，彌日不就。子烏曰：「大人何不云『荷戟入榛』。」《太平御覽》所引《劉向別傳》<sup>30</sup>

這是楊雄及其九歲的次子子烏之間關於《太玄》的對話。《劉向別傳》所說《易》「羝羊觸藩」是指《周易·大壯》中的「九三，小人用壯，君子用罔。貞厲。羝羊觸藩，羸其角。」和「上六，羝羊觸藩，不能退，不能遂，無攸利。艱則吉」。<sup>31</sup>《法言》中只提到「與我玄文」，即指楊雄與子烏之間關於《太玄》的討論。《劉向別傳》說楊雄九歲次子向楊雄教授《太玄》。關於《劉向別傳》汪榮寶《法言義疏》卷8云：「按：童烏卒九歲，未必有字，烏蓋小名耳。若云名信，字子烏，則此以父稱子，乃字而不名，非其理矣。且子雲草玄，潭思渾天而得，豈有子烏令作九數乃會之事。今《太玄》無『荷戟入榛』語，惟干次七云：『何戟解解邁。』測曰：『何戟解解，不容道也。』別傳云云，即因此傳會之，殊不可信。」<sup>32</sup>而且這兩條記事只記述了楊雄與其次子關於《太玄》的討論，他們不一定使用了《太玄》來占筮。

2 凡筮或先違而後從，或先從而後違，或三皆從，或三皆違，必決之者，從終辭也。王莽將有事，以《周易》筮之，遇「羝羊觸藩」，以《太玄》筮之，逢「干首」。「干」者陰家，其位一五七也，而以七決之。其辭云「何戟解解」，此從終之義也。羊累其角，解解亦絳羅之意，明易玄之相襲休咎略同者也。<sup>33</sup>（《太玄·數》：「觀始中，決從終」范望注）

<sup>28</sup> 關於占筮之法，本文參考〔日〕鈴木由次郎：《太玄易的研究》第一部：二、太玄易的筮法，頁60-83。

<sup>29</sup> 揚雄：《宋本揚子法言》，頁152。

<sup>30</sup> 李昉：《太平御覽》卷385，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0年），頁1780。

<sup>31</sup> 孔穎達：《周易正義》，頁48-49。

<sup>32</sup> 汪榮寶：《法言義疏》，頁167。

<sup>33</sup> 揚雄：《太玄經》，頁88。原文「其位一五七也」誤作「其位一五十也」。據鄭萬耕：《太

這條與 1 一樣，也是關於《周易·大壯》九三·上六爻辭「羝羊觸藩」和《太玄·干》次七贊辭「何載解解邁」的議論。「王莽將有事，以《周易》筮之，遇《周易·大壯》九三·上六爻辭，以《太玄》筮之，逢《太玄》次七贊辭，依據此事，范望主張《太玄》贊辭「從終之義」和《周易》爻辭「絀羅之意」的意思，「相襲休咎略同」。<sup>34</sup>另外，這條記事只記述了王莽「有事」時的一件事，沒有記錄占筮者是誰。馮樹勳在《揚雄的範式研究》<sup>35</sup>一文中也提及「此條未明言為揚雄所筮」。

1 和 2 都用《周易·大壯》九三·上六爻辭和《太玄·干》次七贊辭的記載，但人物不同。作為故事來看可能有一點關係，而且這兩條記事顯示了《周易·大壯》九三·上六爻辭和《太玄·干》次七贊辭在解釋上比較相似。

3 陸凱……好《太玄》，論演其意，以筮輒驗。《三國志·陸凱傳》<sup>36</sup>

4 王相涯注太玄，常取以卜，自言所中多於《易》筮。《唐語林》卷 1)<sup>37</sup>

3 說三國陸凱占筮頗為靈驗，4 說王相涯占筮比《周易》更加應驗。王相涯的《太玄注》已經散佚，只有「說玄」一卷附錄在司馬光《太玄集注》中。

由此，我們可以看出用《太玄》占筮的記錄並不多，而且關於楊雄用《太玄》占筮的記錄也幾乎為零。又，《太玄》的首辭，贊辭與《周易》爻辭，卦辭相比，吉凶判斷不太明確。但除了桓譚、王充、張衡以外，贊揚《太玄》的人並不少，為《太玄》作註的學者也大有人在。<sup>38</sup>這一點可能看出《太玄》的特質之一，即用《太玄》占筮的人雖不多，但讀《太玄》的人卻不少。這個事實表明《太玄》缺乏卜筮書的性質，同時表明後人關注《太玄》的文章和內容。

玄校釋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4 年），頁 297 訂正。

<sup>34</sup> 《太玄》次七贊辭范望注說：「何載解解，多絀羅也」，《周易·大壯》九三爻辭正義說：「羝羊觸藩也，必拘羸其角矣」，兩者的解釋基本相同。

<sup>35</sup> 馮樹勳：《揚雄的範式研究》，頁 183。

<sup>36</sup> 陳壽：《三國志·陸凱傳》，頁 1399-1400。

<sup>37</sup> 王讜：《唐語林》（《四庫全書》本）第 1038 冊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 年），14c 頁。又看李肇：《唐國史補》（《四庫全書》本）第 1035 冊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 年），436b 頁。但「王相涯」作「王相」。

<sup>38</sup> 常璩：《華陽國志校補圖注·先賢士女摠讚論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 年），頁 533。「子雲玄達，煥乎弘聖。……自劉向父子、桓譚等深敬服之。其玄源淵懿，後世大儒張衡、崔子玉、宋仲子、王子雍皆為注解。吳郡陸公紀尤善於玄，稱雄聖人。雄子神童烏，七歲預雄玄文。年九歲而卒。」同書任乃強校注對詳細地解釋張衡、崔瑗、宋衷、王肅、陸績和其他《太玄》注家李譔、虞翻、陸凱、楊泉。同書，頁 541-543。

## （二）楊雄與易學

在西漢時期，代表占筮的當然是《周易》。關於《太玄》跟《周易》的差異，我們已經在第三節作了一些探討。但楊雄和《周易》是何關係，這一點尚不清楚。楊雄何時跟誰學《易》，怎樣學《易》？下面先看一下楊雄與《周易》、易學的關係。

我們在探討楊雄本人跟易學關係這個問題時，不能忽略「嚴遵」這個關鍵的人物。《漢書·王貢兩龔鮑傳》記載：「楊雄少時從（嚴遵）遊學，以而仕京師顯名，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」。全文如下：

其後谷口有鄭子真，蜀有嚴君平，皆修身自保，非其服弗服，非其食弗食。……君平卜筮於成都市，以為「卜筮者賤業，而可以惠眾人。有邪惡非正之問，則依著龜為言利害。與人子言依於孝，與人弟言依於順，與人臣言依於忠，各因勢導之以善，從吾言者，已過半矣。」裁日閱數人，得百錢足自養，則閉肆下簾而授《老子》。博覽亡不通，依《老子》、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。楊雄少時從遊學，以而仕京師顯名，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。《漢書·王貢兩龔鮑傳》<sup>39</sup>

據此記載，可知楊雄年少時從嚴遵學《易》，但嚴遵的易學水平如何不得而知，只知嚴遵「卜筮於成都市」，他認為「卜筮者賤業」，「依著龜為言」，給人講「孝」「順」「忠」「善」，依《老子》著書十餘萬言。看來嚴遵是一個行走於市井街巷的賣卜者，又是「閉肆下簾」的學者。估計他的易學跟長安的易學專家不同之處在於，他是民間賣卜家。按照《漢書·藝文志》的分類，嚴遵的易學不屬於六藝略·易家，而屬於術數略·著龜家。《華陽國志·先賢士女摠讚論》中也記載了「嚴遵……常卜筮於市，假著龜以教」。<sup>40</sup>《漢書·藝文志》術數略·著龜家收錄《史記·龜策列傳》所載的卜占家、《史記·日者列傳》所載的司馬季主等市井街巷的賣卜者用《龜書》、《著書》等書。楊雄年少時師從這位嚴遵學《易》，之後「仕京師顯名，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」，可見嚴遵對楊雄的學問影響相當大。那麼屬於術數略·著龜家的嚴遵易學是否也給楊雄《太玄》帶來了影響呢？可能有，但目前還沒有學者對此作出分析。

已有不少論者指出《太玄》的易學受到了孟喜、京房的象數易學的影響，但對於楊雄何時跟誰，又是如何習得孟喜、京房易學的，這個問題還未得到解決。關於楊雄易說是如何形成的，《太玄》以前只有嚴遵說，《太

<sup>39</sup> 班固：《漢書》，頁 3056。

<sup>40</sup> 常璩：《華陽國志校補圖注·先賢士女摠讚論》，頁 532。

玄》以後基本上沒有其他資料。因此楊雄如何喜愛上占筮，又是如何用《周易》或《太玄》來占筮的，此事至今還是個迷。接下來，我們將考察一下楊雄跟包括著龜家在內的術數學家的關係。

## 八、術數學與《太玄》數理

關於術數學與《太玄》的關係，在本文第一節引用的《漢書》楊雄傳裡，楊雄說：「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曆之紀，九九大運，與天終始。故玄……與泰初歷相應，亦有顛項之曆焉。揅之以三策，關之以休咎，緝之以象類，播之以人事，文之以五行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知。無主無名，要合五經，苟非其事，文不虛生」，楊雄明言：《太玄》除了《易經》以外還重視「天文」、「數」、「陰陽」、「律曆」、「五行」、「道德仁義禮知」、「五經」。其中，「天文」、「數」、「陰陽」、「律曆」、「五行」和上節討論的「著龜」屬於《漢書·藝文志》術數略（又叫數術略）。而關於楊雄、《太玄》與這些術數學的關係，筆者已另外撰文作了嘗試性的探討。<sup>41</sup>在這篇小文中筆者考察了楊雄《太玄》跟「天文」、「曆」、「聲律」、「陰陽」、「五行·災異」、「易學」之間的關係。結論為：《太玄》由「陰陽」、「五行」構成，太玄中有關「易學」的畫、首、首辭、《太玄》〈首〉〈測〉〈衝〉以下解說部分，在結構上與《周易》中有關易學的爻、卦、卦辭、十翼相符。且，《太玄》的文辭與《周易》多處類似。楊雄的天文學知識是比較先進的，<sup>42</sup>他未採納當時流行的占星術，是因為《太玄》即使援用星宿，意義也不太大。在「曆」方面，《太玄》採用三畫八十一首，《太玄》與年曆相組配，但七百二十九贊與一年的天數不會相同，又說：「與泰初歷相應，亦有顛項之曆焉」（《漢書·楊雄傳》），可見，楊雄和《太玄》的曆學中是存在一些問題的。在「聲律」方面，《太玄》採用《呂氏春秋》、《禮記》、《漢書·律曆志》的五聲十二律，但還不清楚這種聲律用於《太玄》占筮時有何效果。總之，楊雄和《太玄》的術數學對於「陰陽」、「五行」、「易學」有著深度的理解，而對於「天文」、「曆」、「聲律」則有所不及。

楊雄的術數學知識深淺不一，但其知識淵博，當時無人能出其右。因此桓譚贊揚《太玄》，張衡亦評：「披讀太玄經，知子雲特極陰陽之數」。桓譚教授楊雄渾天說，張衡擅長天文、陰陽、曆算，因此二人對《太玄》術數學的高度評價頗有可信性。而「天文」、「數」、「陰陽」、「律曆」、「五行」等正是組成《太玄》的骨幹。

<sup>41</sup> [日]嘉瀬達男：〈楊雄術數學和《太玄》〉，收於《立命館文學》（京都：立命館大學人文學會，2020年待出）。

<sup>42</sup> 楊雄的天論最先是蓋天說，其後變成渾天說。《太玄》中使用的是蓋天說。

## 九、小結

以上本文探討了楊雄為何作《太玄》，尤其關注楊雄的學問的形成與《太玄》的關係。現今《太玄》研究主要圍繞易學史方面，本文在考察楊雄的生涯和學問的基礎上，探討了《太玄》的寫作過程及《太玄》所具特色。概括上文所述，楊雄為了「玄」寫作《太玄》，「玄」是《太玄》的根本原理，《太玄》的根本原理中改動了《周易》的陰陽二元，採用了「天文」、「數」、「律曆」、「五行」等術數學。由於楊雄改動了《易經》的根本原理，因此受到朱子、章學誠等諸儒的批評。這種改動，《周易》專家一般不會做，而楊雄不同，他原本跟著龜家嚴遵學《易》，所以在改動經書時毫無猶豫。

本文認為《太玄》中由三、八十一、七百二十九等「數」形成的數理部分（包括以《太玄易》配上年曆的做法）是其主要組成骨幹，首辭、贊辭的占辭部分可算是枝節。骨幹和枝節自然成為一體，楊雄在構思《太玄》時，應該是先構思「數」形成的數理部分，然後撰寫首辭、贊辭的占辭部分。換句話說，楊雄《太玄》首先構思「玄」的數理結構，然後決定首名寫下首辭、贊辭，其作為卜筮書的性質可能是後來才附加上去的。

《太玄》數理部分的結構使得七百二十九贊和年曆得以組配，但《太玄》去掉了七百二十九贊跟四重三畫的聯繫，並捨棄了對四重三畫的解釋。再者，八十一首辭七百二十九贊辭與《周易》爻辭、卦辭相比，其對吉凶的判斷並不明確，我們可以推斷《太玄》作為卜筮書的性質要遠遠弱於作為數術書的性質。另外，關於楊雄用《太玄》占筮的記錄事實也表明《太玄》缺乏卜筮書的性質。但讀《太玄》的人卻不少，這個事實表明後人關注《太玄》的內容。上述種種足以證明，《太玄》以數理結構為主，楊雄構思數理結構作「玄」體系，之後才附加了作為卜筮書的性質。<sup>43</sup>

本文主張《太玄》的寫作目的不只在於模仿《周易》，但也不否定楊雄「以為經莫大於《易》，故作《太玄》」的可能性。而現如今《漢書·楊雄傳贊》中「以為經莫大於《易》」故「斟酌其本」而作《太玄》之說極大影

<sup>43</sup> 以下論文已注意到《太玄》所有結構（系統、體系）的重要性。〔日〕川原秀城：〈術數學——中國的數術〉，〔日〕渡邊義浩編：《兩漢時期的易和三禮》（東京：汲古書院，2006年）。陳伯适：〈揚雄《太玄》仿《易》之說——從占筮與模擬漢《易》卦氣說開展〉，《第八屆漢代文學與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》（臺北：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，2011年）。陳論文在〈結論〉說：「揚雄吸收與改造漢《易》卦氣之說，將屬於漢代的主流觀點與元素融通運用，成為一套具有高度自然科學知識與盛衰變化的世界圖式系統。……雖然歷來學者或不免訛斥不出孟、京之學，然其更為複雜嚴密的體系建構，與天文曆法更為多元與精準的結合，以及更具思想內涵的特色，確非一般人所能為者，尤其以之兼融儒道的思想，更是不容否定的。」，25頁。



響了學者對《太玄》的研究，從而導致一直以來皆只拘泥於易學史方面，卻忽略了從楊雄個人的生涯及其學問的角度來考察《太玄》。本文認為楊雄為了「玄」寫作《太玄》，其後一直「守」《太玄》生活，即遵從「玄」之原理來生活：有時占筮，有時遵守太玄曆的生活。「玄」是「玄首都序」所說占筮時所唱誦的對象，也是一種真宰（參考下節），所以楊雄一直「守」《太玄》。而楊雄所說的「其事則述」的「其事」也是「玄」。

### 附論：《太玄》和辭賦

本文最後要探討一下作為宮廷賦家的楊雄為何寫作《太玄》，以及辭賦和《太玄》的關係如何。《太玄》有不少類似辭賦的文辭。比如〈玄首都序〉有「馴乎，玄，渾行無窮正象天。陰陽坻參，以一陽乘一統，萬物資形」，還有〈數篇〉有「令曰，假太玄，假太玄孚貞，爰質所疑于神于靈」。<sup>44</sup>這些辭都是稱讚「玄」，占筮時所唱誦的祈禱詞，採用辭賦體且莊重深切的文句。《太玄》首辭、贊辭的內容有景物（山嶽、水川）、禽獸、植物、兵事（軍、戰）、天候、疾病等，贊辭高頻率使用各首名的文字。有時演繹擴充首字的語義，有時把詞性活用為名詞、動詞、形容詞，有時又替換通假字、同義字。現舉「上」首贊辭中的一例，首辭有「陽氣育物於下，咸射地而登乎上」，說陽氣從地中升至上方。贊辭如下：

初一，上其純心，挫厥鏘鏘。

次二，上無根，思登于天，谷在于淵。

次三，出于幽谷，登于茂木，思其珍穀。

次四，即上不貞，無根繁榮，孚虛名。

次五，鳴鶴升自深澤，階天不愆。

次六，升于堂，顛衣到裳，廷人不慶。（省略次七以下）<sup>45</sup>

以首名「上」字，初一為「上進」意，次二為「上昇」意，次四為「上方」意，初一和次二為動詞，次四為名詞。次三的「登」字和次五、次六的「升」字都是首名「上」的同義字，也表達從下至上上昇的意思。這種運用文字之妙極好地發揮了楊雄作為辭賦家作和小學家的才能。另外，《太玄》除全

<sup>44</sup> 揚雄：《太玄經》，〈玄首都序〉，頁4；〈數篇〉，頁86。

<sup>45</sup> 揚雄：《太玄經》，頁10-11。

篇押韻之外，<sup>46</sup>還多用奇字，這也有賴於其在辭賦和小學方面的淵博的知識。由此我們可以斷言：《太玄》和辭賦的關聯十分密切。

另外楊雄有一篇叫做〈覈靈賦〉的佚文。也收錄在《太平御覽》、《文選》李善注中，一共有如下九十七字。

自今推古，至於元氣始化，古不覽今，名號迭毀，請以詩春秋言之。《太平御覽·卷1》

太易之始，太初之先，馮馮沈沈，奮搏無端。《太平御覽·卷1》<sup>47</sup>

太易之始，河序（《全漢文》作「出」）龍馬，雒貢龜書。《文選》陸倕《石闕銘》注

世有黃公者，起於蒼州，精神養性，與道浮遊。《文選》謝朓《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詩》注

二子規游矩步。《文選》陸機《長安有狹邪行注文》

文王之始起，浸仁漸義，會賢儻智。《文選》江淹《詣建平王上書》注

枝附葉從，表立景隨。《文選》陳琳《檄吳將校部曲》注。又蔡邕《郭有道碑文》注<sup>48</sup>

〈覈靈賦〉中「太易之始，太初之先，馮馮沈沈，奮搏無端」、「河出龍馬，雒貢龜書」是討論「太易」「太初」，言及「河圖洛書」。楊雄其他辭賦裡都沒有這類內容。「太易」和「太初」均見於《易乾鑿度》，<sup>49</sup>「河圖洛書」見於《周易·繫辭傳上》，說：「河出圖，洛出書，聖人則之」，均為易學方面非常重要的用語。篇名〈覈靈〉的「覈」是「實也」（《說文解字》酉部）「驗也」（《文選》張衡〈西京賦〉薛綜注）的意思。即〈覈靈賦〉的內容是追究神靈，探索創世和真宰的。所以〈覈靈賦〉與《太玄》和辭賦兩者都有

<sup>46</sup> 關於押韻情況，劉詔軍《太玄校注》（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96年）可供參考。

<sup>47</sup> 李昉：《太平御覽》卷1，頁1、2。

<sup>48</sup> 蕭統編：《文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年）《石闕銘》注，頁2417；《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詩》注，頁1259；《長安有狹邪行》注，頁1305；《詣建平王上書》注，頁1791；《檄吳將校部曲文》注，頁1982；《郭有道碑文》注，頁2502。

<sup>49</sup> 原文：「夫有形生於無形，乾坤安從生。故曰，有太易，有太初，有太始，有太素也。太易者，未見氣也。太初者，氣之始也。」〔日〕安居香山、〔日〕中村璋八：《緯書集成》（河北人民出版社，1994年），頁10、11。

一定關聯。<sup>50</sup>小文推測宮廷賦家楊雄先習術數學，然後寫〈覈靈賦〉、《太玄》，但其作〈覈靈賦〉的時期不詳。<sup>51</sup>

## 徵引文獻

### 專著

- 〔漢〕班固：《漢書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2年。
- 〔漢〕揚雄：《太玄經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0年。
- ：《宋本揚子法言》，北京：國家圖書館出版社，2017年。
- 〔晉〕陳壽：《三國志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9年。
- 〔晉〕常璩：《華陽國志校補圖注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年。
- 〔梁〕蕭統編：《文選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年。
- 〔唐〕孔穎達：《周易正義》（《十三經注疏》本）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0年。
- 〔唐〕李肇：《唐國史補》（《四庫全書》本）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年。
- 〔宋〕李昉：《太平御覽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0年。
- 〔宋〕司馬光：《太玄集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8年。
- 〔宋〕黎靖德：《朱子語類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6年。
- 〔清〕朱謙之：《新輯本桓譚新論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9年。
- 〔清〕汪榮寶：《法言義疏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年。
- 〔清〕段玉裁：《經韻樓集》（《續修四庫全書》本）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。
- 〔清〕章學誠：《文史通義校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4年。
- 問永寧：《太玄與易學史存稿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17年。
- 張震澤：《揚雄集校注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3年。
- 馮樹勳：《揚雄的範式研究》，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，2015年。
- 解麗霞：《揚雄與漢代經學》，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2011年。
- 劉韶軍：《太玄校注》，武漢：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96年。
- ：《揚雄與《太玄》研究》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11年。
- 鄭萬耕：《太玄校釋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4年。
- ：《揚雄及其太玄》，臺北：藍燈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，1992年。
- 〔韓〕辛賢：《漢易術數論研究》，東京：汲古書院，2002年。

<sup>50</sup> 張震澤：《揚雄集校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3年），136頁。〈覈靈賦〉注說：「揚雄言玄理，不信神靈，故有此賦」，示意〈覈靈賦〉與《太玄》有關。

<sup>51</sup> 據說揚雄還著有〈太玄賦〉，但〈太玄賦〉有可能是偽作，對此，本文暫不與論述。

〔日〕本田濟：《易學》，京都：平樂寺書店，1960年。

〔日〕町田三郎：《秦漢思想史的研究》，東京：創文社，1985年。

〔日〕川原秀城：《中國的科學思想》，東京：創文社，1996年。

〔日〕鈴木由次郎：《太玄易的研究》，東京：明德出版社，1964年。

——：《漢易研究（增補改訂版）》，東京：明德出版社，1974年。

〔日〕堀池信夫：《漢魏思想史研究》，東京：明治書院，1988年。

#### 期刊論文

陳伯适：〈揚雄《太玄》仿《易》之說——從占筮與模擬漢《易》卦氣說開展〉，《第八屆漢代文學與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》，臺北：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，2011年。

〔日〕川原秀城：〈術數學——中國的數術〉，收入渡邊義浩編：《兩漢時期的易和三禮》，東京：汲古書院，2006年。

〔日〕嘉瀨達男：〈《法言》的表現：經書的援用和模倣〉，《學林》36、37號，京都：中國藝文研究會，2003年。